

飢餓的女兒

虹影



飢餓的女兒

虹
影著

爾雅出版社印行

爾雅題字：王北岳 爾雅篆印：張慕漁 封面設計：曾堯生

有版權·翻印必究 封面攝影：Peter R Simpkin

飢餓的女兒（爾雅叢書之 318）

作者：虹 影

校對：虹 影·彭碧君

發行人：柯青華

出版·發行：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

臺北郵政三〇一九〇號信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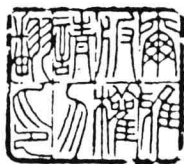
臺北市中正區一〇〇

廈門街一三巷三十三之一號一樓

電話：二三六五四〇三六 電傳：二三六五七〇四七

郵政劃撥：〇一〇四九二五一

網址：<http://www.elitebooks.com.tw>



法律顧問：蕭雄淋律師

臺北市師大路八十六巷十五號一樓

印刷者：崇寶彩藝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三重市三和路四段八十九巷四號

電腦排版：龍虎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

台北市和平西路一段一二二號五樓

一九九七（民八六）年五月十月初版・二〇〇三（民九二）年四月二十日七印

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〇二六五號

定價 220 元

（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更換）

ISBN 957-639-228-4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飢餓的女兒 / 虹影著. -- 初版. -- 臺北市 : 爾雅, 民86

面 ; 公分. -- (爾雅叢書 ; 318)

ISBN 957-639-228-4 (平裝)

857.7

86004415

唐 獻
淑 給
輝 母
親

序

葛 浩 文

Howard Goldblatt

讀完了虹影的自傳《饑餓的女兒》，讀得很著迷。她的生平非常吸引人，但把它敘述出來肯定是很痛苦的。這本書固然說的是一個年輕姑娘與她的家庭的事，但也屬於一個時代，一個地方，在最終意義上，屬於一個民族。這民族與我們西方人印象中的中國很不一樣，與我們了解的那一點「文化大革命」苦難相比，幾乎不可同日而語。

過去十年中，中國人寫個人生平回憶，幾乎人人得而行之，尤以女士為最。我個人就知道在美國有十來個中國人的書正在出版，我寫過幾篇書評，甚至翻譯過一兩本。許多此類書，我看有個共同特點，就是想要寬恕自身的劣行，或是原宥制度的罪惡，或呼喊受冤，或自我標榜，或有意賣弄。此類作品的動機看來是清帳，甚至更糟。虹影的自傳中沒有大部分此類書所犯的毛病，這是一個藝術家的品格；也是一個人格的高尚之處。《饑餓的女兒》貫穿的特點是坦率誠摯，不隱不瞞。這就是為什麼連續三天時間我一直在讀這本相當長的書稿。

這是一個使人難以安枕的故事，意義超越特定的地點與時間。饑餓與貧窮，其原因，其後果，在此書中都是個人體驗，而且感受切身，敘述清晰。很少有作家能有此功力，包括王若望備受讚揚的《饑餓三部曲》，也無法與本書相比。虹影此書中，政治與國家大事只是一個潛文本，艱辛苦難中人性的經驗，才是本書的核心。

我個人認為，《饑餓的女兒》最成功之處，在於其情感不外溢的敘述風格。誠然，此書中有議論，甚至點到哲理，但是故事講述之清淡，與所寫生活的灰黯，與難以置信的殘酷，包括天災，包括人禍，配合得恰到好处。而死神實際地到來，沒有使生命低賤，反而使生命得到昇華。體制化的麻木不仁，經常是權力與特權的結果，但更使人憤怒的是受害者們甘心而默認的承受。這本書當然不會讓中國官方高興，因為書中令人信服的自上至下的無法無天，正是中國官方刻意要隱瞞的。

一般來說，從個人角度描述的歷史，由於是切身經驗，使讀者自然而然地認同作者的喜怒哀樂，虹影的《饑餓的女兒》正是這樣一部將中國近幾十年來的社會史，活生生地呈現給讀者的作品。

第一章

1

我從不主動與人提起生日，甚至對親人，甚至對最好的朋友。先是有意忘記，後來就真的忘記了。十八歲之前，是沒人記起我的生日，十八歲之後，是我不願與人提起。不錯，是十八歲那年。

學校大門外坑坑窪窪的路面，向一邊傾斜。跨過馬路，我感到背脊一陣發涼——一定又被人盯著了。

不敢掉轉臉，只是眼睛往兩邊掃：沒有任何異常。我不敢停住腳步，到了賣冰糕的老太太跟前，我突然掉轉頭，正好一輛解放牌卡車急駛而過，濺起路沿的泥水。兩個買冰糕的少年跺腳，指著車亂罵，泥水濺在他們的短褲和光腿上。老太太

將冰糕箱往牆頭拉，嘴裏念叨：開啥子鬼車，四公里火葬場都不要你這瘟喪！

一陣混亂之後，小街還是那條小街。

我楞楞地站在雜亂的路上。是不是我今天跟人說話太多，弄得自己神神經經？從童年某個歲數起，我時不時覺得背脊發涼：我感到有一雙眼睛盯著我，好幾次都差一點看見了盯梢的人，但每次都是一晃而過。

那個男人，頭髮亂蓬蓬的，從沒一點花哨色彩閃入我的眼睛。他從不靠近我，想來是有意不讓我看清。只是在放學或上學時間才可能出現，而且總在學校附近，也從不跟著我走，好像算準了我走什麼路，總等在一個隱蔽地方。

這一帶的女孩，聽到最多的是嚇人的強姦案，我卻一點沒害怕那人要強姦我。

我從未告訴母親和父親，不知如何說才好，說不清楚。很可能，他們會認為是我做了什麼不規之事，臭罵我一頓。好多年我獨自承擔這個秘密，漸漸這件事失去了任何恐懼意味，甚至不再神秘。每次有目光盯著背脊——大約隔半月或十天，我總有背脊發涼感覺。此事情本身沒什麼可怕可恨，可能與生俱來，可能每個人都會遇到。人一輩子，恐怕總會有某個目光和你過不去，對此，我可以裝作不在乎。說實在的，平時願意看我一眼的人本來就太少。

每次我想抓機會捕捉這個目光，它都能躲開我。而我不過是爲了某種確定，就像過份小心地逮一只翠綠的蜻蜓。或許虛飄飄的東西本不應該拽緊，一旦看清，反有大禍？

我不敢多想這件事，那一年我的世界閃忽迷離，許多事糾纏在一塊，串成一個個結子，就像我行走的小路邊，石牆上的苔蘚，如鬼怪的毛髮一般，披掛下來。

2

我的家在長江南岸。

重慶南岸是一片丘陵地，並不太高的山起伏伏，留下一道道溝坎。如果長江發千古未有的大水，整個城市統統被淹，我家所居的山坡，還會像個最後才沉沒的小島，頑強地浮出水面。這想法，從小讓我多少感到有點安慰。

坐渡船從對岸朝天門碼頭，可到離我家最近的兩個渡口：野貓溪和彈子石。不管過江到哪個渡口，都得在沙灘和坑坑坎坎的路上，往上爬二十分鐘左右，才能到達半山腰上我的家。

站在家門口的岩石上，可遙望到江對岸：長江和嘉陵江兩條河匯合處，是這座山城的門扉朝天門碼頭。兩江環抱的半島是重慶城中心，依山而立的各式樓房，像大小高矮不一的積木。沿江岸的一處處躉船邊，停靠著各式輪船，淌下一路鏽痕的纜車，在坡上慢慢爬。拂曉烏雲貼緊江面，翻出閃閃的紅鱗，傍晚太陽斜照，沉入江北的山坳裏，從暗霧中拋出幾條光束。這時，江面江上，山上山下，燈火跳閃起來，催著夜色降臨。尤其細雨如簾時，聽江上輪船喪婦般長長的嘶叫，這座日夜被兩條奔湧的江水包圍的城市，景色變幻無常，卻總那麼淒涼莫測。

南岸的山坡上，滿滿地擁擠著簡易木穿斗結構的小板房、草蓋蓆油毛氈和瓦楞石棉板搭的棚子，朽爛發黑，全都鬼鬼祟祟：稀奇古怪的小巷，扭歪深延的院子，一走進去就暗糊糊不見來路，這裏擠著上百萬依然在幹苦力勞動的人。整個漫長的南岸地區，幾乎沒有任何排水和排污設施：污水依著街邊小水溝，順山坡往下流。垃圾隨處亂倒，堆積在路邊，等著大雨沖進長江，或是在炎熱中腐爛成泥。

一層層的污物堆積，新鮮和陳腐的垃圾有各式各樣的奇特臭味。在南岸的坡道街上走十分鐘，能聞到上百種不同氣味，這是個氣味蒸騰的世界。我從未在其它城

市的街道上，或是在垃圾堆集場，聞到過那麼多味道。在各色異味中生活，腳踢著臭物穿行，我不太明白南岸人，為什麼要長個鼻子受罪。

老是在說，抗戰時日本人投下的炸彈，有好多沒有爆炸，落在山坳溝渠，埋在地底；國民黨一九四九年底才棄守這個城市，埋下炸藥有幾千噸，潛伏特務十幾萬——也就是說，成年人都可能是特務，經過五十年代初共產黨的大清洗、大鎮壓、大槍決，依然可能有無數特務漏網。解放後入了共產黨的人，也有可能假的。每天夜裏，他們——男特務女特務們——都要出來搞破壞，殺人，放火，姦淫，做各種壞事。他們不會在對岸中心區的水泥大廈間、柏油馬路上活動，而喜歡偷偷潛行在這個永遠有股臭味的南岸：這個本來不符合社會主義形象的地方，自然該反社會主義的人物出沒。

只稍走出門來，倚著潮濕濕的牆，側著耳朵聽：打更棒棒一聲聲敲著黑夜，沒準蜘蛛網罩住的房門，會神秘地露出一只舊時代的紅平絨繡花鞋；那匆匆消失在街轉角的男人，黑氈帽壓低，腿上藏著尖刀。陰雨天暗時，走在髒水漫流窄坡上的每個人，都是一副特務嘴臉。隨便在哪一寸地上，掘地二尺，沒準就可挖到尚未爆炸的炸藥炸彈，或是一本寫了各種奇怪符號的密電碼本，或是用毛筆記錄了各種怪事

的「變天帳」。

一江之隔，便有許許多多的區別。半島上的城中心，那是另外一個世界，到處是紅旗，政治歌曲響亮歡快，人們天天在進步，青少年們在讀革命書，時刻準備，長大做革命的幹部。而江南岸，是這大城市堆各種雜爛物的後院，沒法理清的貧民區，江霧的簾子遮蓋著不便見人的暗角，這個城市腐爛的盲腸。

從過江渡船下來，顫顫悠悠過跳板，在礫石和垃圾的沙灘上走上十多分鐘，抬起頭來，一層層一迭迭破爛的吊腳樓、木房、泥磚土房。你只會見到一個最不值得看的破屋子迷魂陣，唯有我能從中找出一幢黑瓦灰磚的房子，面前一塊岩石突出在山腰上，伸向江面。這一帶的人都管這一角叫八號院子嘴嘴，它位於野貓溪副巷。野貓溪副巷整條街只是一條陡峭的坡道，青石板石級低低高高不勻，苦楝樹，黃桷樹，還有好些有時臭有時香的植物，歪立著好些早就應當倒成一堆堆木塊的破房子。八號院子嘴嘴，院牆和大門黝黑，一側牆青紅磚相間，任意地潑了點色彩。那是得福於一場雷雨，電劈掉了半壁牆，重砌時，碎磚不夠，找來一些紅磚填補。

這還不是我的家。從窄小的街往上看，只會看到一片毫無二致的灰暗屋頂。和

八號院子平齊的是七號院子。我家院子是六號，順山坡地勢，略略高出前兩個還算像樣的院子，牆板和瓦楞長有青苔和霉斑。中間是天井，左右算一大一小兩個廚房，四個閣樓。大廚房裏有一個小迴廊，連接後院，還有陰暗的樓梯，通向坡下的三個房間和兩個後門。

這麼一說，像個土財主的宅子。的確，原先不知道是個什麼人家的住房，一九四九年底共產黨來了，房主人很聰明地落個下落不明，家具和幾台土織布機充公搬走了。住在沿江南岸木棚裏的水手家屬，立即半分配半自動佔領了這院子。什麼堂屋，迴廊，後院，偏房，閣樓等等，只是方便的稱呼。

這個原先的獨家院子住了十三戶人家，不管什麼房間都住著一家子，大都是三代人，各自的鄉下親戚熟人時來時往，我從小就沒弄清過這個院子裏住了多少人，數到一百時必掉數。

3

我家一間正房，只有十平方，朝南一扇小木窗，釘著六根柱子，像囚室。其實

我們這種人家，強盜小偷不會來光顧。窗只在下雨時在冬天夜裏關上。而窗外不到一尺，就被另一座很高的土牆房擋得嚴嚴實實，開了窗，房裏依然很暗，白天也得開燈。從窗口使勁探出頭往那牆頂上看，可看到一棵大黃桷樹的幾枝丫丫。從中學街操場壩流下的小溪，在樹前的峭壁上沖下陡坡，從那兒流入江裏。夜深人靜，溪水嘩嘩響，一點也不像野貓，倒像一羣人在吵架，豁出命來似的。

我家幸好還有一間閣樓，不到十平方，最低處只有半人高，夜裏起來不小心，頭會碰上屋頂，把青瓦撞得直響。有個朝南的天窗，看得見灰暗的天。

這兩個房間擠下我的父母、三個姐姐、二個哥哥和我。房子小，人多，閣樓裏兩張父親手做的木板床，睡六個孩子。樓下正房也就是父母的房裏，一個藤繃架子床，餘下地方夠放一個五屨櫃，一把舊藤椅，一張吃飯桌子。

家裏孩子大了，夜裏只能拆掉父母房裏的桌子，放一個涼板床，兩個哥哥睡。白天拆掉涼板床，騰出空來放桌子吃飯，洗澡的時候，再拆掉桌子和凳子。說起來手續繁雜，成了習慣也簡單。

一九八〇年，我家住在這個院子已有二十九個年頭了。一九五一年二月一日由江北剛搬進這間小房時，父母只帶著二個女孩。毛澤東在五十年代鼓勵生育，人多

熱氣高，好辦事，而且不怕打核戰爭，人類炸死一大半，中國正可稱雄全世界。大陸人口迅速翻了一倍半，八十年代邁入了十億。

從我生下，我們一家成了八口。以前我從未覺得家裏擠，下鄉插隊的姐姐哥哥只是偶然回來，現在文革結束了，知青返城，開始長住家中。到一九八〇年這二間板房快擠破開了，像個豬圈，簡直沒站腳的地方。這年夏天的擁擠，每個人脾氣都一擦就著火。

幾天前母親對我說，大姐來信了，就這兩天回來。

大姐是最早一批下鄉插隊知青，因為最早，也就最不能夠回到城市。她離過三次婚，有三個孩子，最大的比我小六歲。她生了孩子就往父母這裏一扔，自己又回去鬧離婚結婚。「天棒！」母親一提起大姐就罵。「我哪個會養出這麼條毒蟲？」大姐一回來，待不了幾天，就會跟母親大吼大吵，拍桌子互相罵，罵的話，聽得我一頭霧水。直到把母親鬧哭，大姐才得勝地一走了之。

但不知為什麼，大姐不在，母親就會念叨。一聽見大姐要回來，母親就坐立不安，時時刻刻盼望。我總有個感覺，這個家裏，母親和大姐分享著一些其他子女不

知道，知道了也覺得無關的拐拐彎彎肚裏事。

就這年夏天，好多事情讓我開始猜測，恐怕那些事與我有點關係。一家人中唯一可能讓我套出一點口風的，是大姐。因此我也和母親一樣，在盼大姐回來。

我是母親的一個特殊孩子。她懷過八個孩子，死了二個，活著的這四個女兒兩個兒子中，我是么女，第六。我感覺到我在母親心中很特殊，不是因為我最小。她的態度我沒法說清，從不寵愛，絕不縱容，管束極緊，關照卻特別周到，好像我是個別人的孩子來串門，出了差錯不好交代。

父親對我也跟對哥姐們不一樣，但方式與母親完全不同。他平時沉默寡言，對我就更難得說話。沉默是威脅：他一動怒就會掄起木棍或竹條，無情地揍那些不容易服貼的皮肉。對哥姐們，母親一味遷就縱容，父親一味發威。對我，父親卻不動怒，也不指責。

父親看著我時憂心忡忡，母親則是凶狠狠地盯著我。

我感覺自己可能是他們的一個大失望，一個本不該來到這世上的無法處理的事件。